

长篇小说

郭小东◎著

官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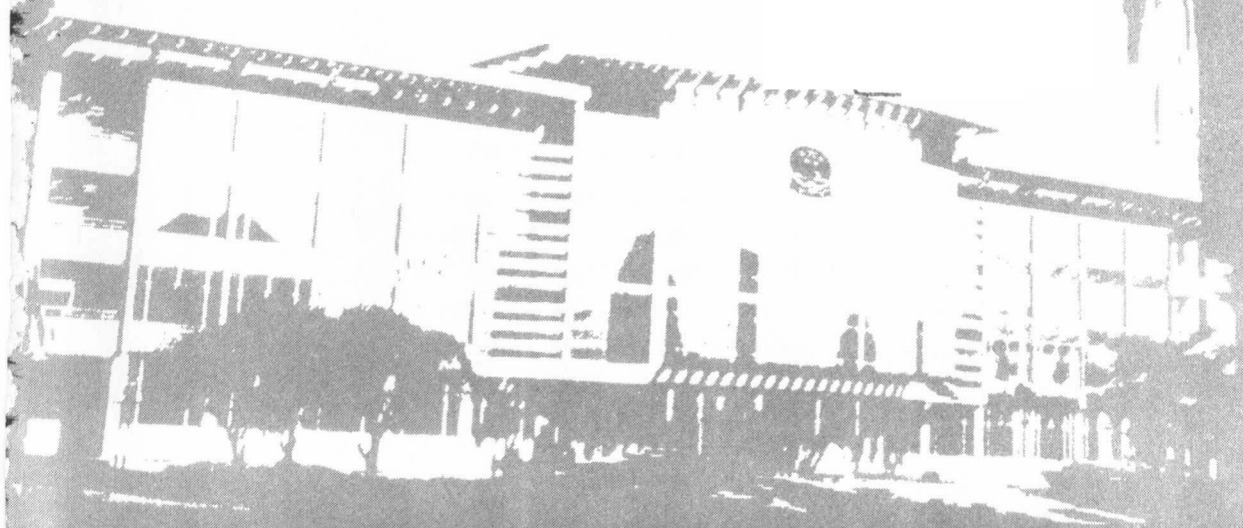
“官位”，其实是“官”与“位”两个概念。
“官”是官的设置，“位”是身份等级。
“位”在一定程度上比“官”更重要。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盲位

郭小东 / 著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官位/郭小东著. —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06. 9

ISBN 7-5438-4543-1

I. 官... II. 郭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17696 号

责任编辑: 李蔚然

录入排版: 北京大汉方圆图文设计制作中心

官 位

郭小东 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<http://www.hnppp.com>

(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: 410005)

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京北制版厂印刷

200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16 印张: 21

字数: 320千字 印数: 1—10000

ISBN 7-5438-4543-1

I·456 定价: 29.80元



- 林九江** 52岁，广南市市长，曾任广南市财政局局长。农民的儿子，7岁时成为孤儿，有过两次婚变。长期与其姐林二妹乱伦，自青年时代起暗恋尤欣。因涉嫌大案，于2001年5月自杀身亡。
- 尤欣** 48岁，电视台节目主持人。丈夫一戈壮烈沉海，儿子一凡神经错乱。为林九江暗恋女友。广南市民间女子合唱团团长。
- 林布** 26岁，合唱团队员，女低音歌唱家。乔林之妻。女中侠客。
- 江雪** 26岁，合唱团队员，女中音歌唱家。广南市第四中学语文教师。郑天一同居女友。自由主义者。
- 雅兰** 30岁，合唱团队员，女高音歌唱家。原江北市某歌剧团著名演员，后沦为高级妓女，染艾滋病。
- 陈大有** 50岁，广南市国土局局长。因在常委会上打鼾被免职。涉嫌重大案件，被黑帮掳入鱼王昌庄园，后潜逃国外。
- 鱼王昌** 46岁，原名黄耀昌，又名查理·黄。原农民企业家、市政协委员，后为黑帮头目。鱼王昌庄园、餐馆老板。后潜逃国外。
- 佟希仁** 45岁，金蚂蚁酒店总裁。鱼王昌同党。后潜逃国外。
- 乔红军** 46岁，广南市市委书记。
- 李海** 26岁，林九江秘书。
- 老江** 46岁，广南市公安局局长。
- 吴昌喜** 49岁，广南市反贪局局长。
- 凌开** 54岁，广南市纪检委书记。
- 姜总** 54岁，广南市报业集团总裁。力主收购外商汇海大厦，因林九江案发未果。
- 马尔** 32岁，广南市公安局刑警队长，在追查陈大有案中遭遇车祸，

官位

因公殉职。

阿 男 30岁，林九江司机。

黄 惠 49岁，广南市妇联干部。陈大有妻子。因陈大有案受牵连，后与陈大有离婚。

张博士 49岁，金融学博士，因做假账被查，沦为鱼王昌黑帮分子，后潜逃国外。

郑天一 45岁，音乐家，作家，流浪文人，自由撰稿人。擅长演奏苏格兰风笛。自由主义者。

伊 达 70岁，音乐教授，指挥家。浪漫主义者，无国家意志主义者。自由艺术家。

白刘莎 20岁，音乐学院毕业生。伊达教授同居女友。浪漫主义者。

乔 林 36岁，探险家，自由职业者，为《国家地理杂志》工作，前往西藏古格王朝探险失踪遇难。

袁小立 20岁，合唱团队员。追随乔林赴古格王朝，为乔林情人，同乔林一起失踪遇难。

林 洁 24岁，合唱团队员，硕士研究生毕业。李海女友。现代派。

孙丽红 40岁，合唱团队员，原西州某中学教师，于1990年下海。为陈大有情妇。吸毒赌博流落泰国曼谷红灯区。

一 戈 50岁，“东江一号”巨轮船长。尤欣丈夫，随船沉海身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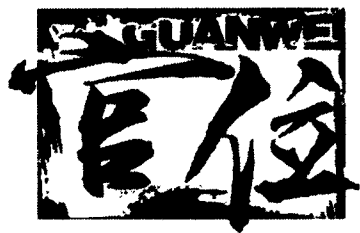
林二妹 54岁，无业，林九江之姐。为人阴鸷，长期与林九江乱伦，策划一系列犯罪活动，2001年5月与林九江一起自杀身亡。

杨晓月 30岁，无业，三陪女。陈大有情人。因开车撞死二人逃逸，后归案被判刑10年。

陈 丽 26岁，开发廊。陈大有姘妇。

阿 辛 24岁，男妓，大学中文系毕业生。

阿 P 22岁，男妓。



目录



- ❖ 楔子 /1
- ❖ 第一章 /7
- ❖ 第二章 /24
- ❖ 第三章 /36
- ❖ 第四章 /46
- ❖ 第五章 /58
- ❖ 第六章 /71
- ❖ 第七章 /83
- ❖ 第八章 /102
- ❖ 第九章 /119
- ❖ 第十章 /133
- ❖ 第十一章 /143
- ❖ 第十二章 /167

官位

- 第十三章 /180
- 第十四章 /188
- 第十五章 /197
- 第十六章 /208
- 第十七章 /222
- 第十八章 /234
- 第十九章 /251
- 第二十章 /259
- 第二十一章 /266
- 第二十二章 /280
- 第二十三章 /289
- 第二十四章 /298
- 第二十五章 /314
- 后记 /330



楔子

林布翻看着乔林的遗物，已经是乔林遇难后许久的事了。阳光斑驳地洒在她有点暗红的头发上，她苍白忧郁的脸上，有一种已经凝结了的寂寞和平静。这是2001年深秋的一个下午。

她想起春天和乔林最后在一起的那几天，乔林从西北回来，她把让戈壁的烈日烘烤得如同野人一般的乔林，带到合唱团，他是在那里碰到袁小立的……

林布已经不再去细细地回想那个夜晚了，虽然那个夜晚的一切细节至今仍历历在目。当时，她并没有感觉乔林会因为那个夜晚，而彻底改变命运的走向。后来发生的一切事情包括可能的危机，其实都源于那个夜晚他与袁小立的邂逅。林布也已经没有力量去怨恨袁小立了，袁小立追随乔林而去，她为乔林所做的一切，是林布从未想过也不曾去做的。

随着岁月的消磨，林布越来越理智地认识到这一点。尽管乔林遇难仅是传来的消息，尽管至今仍然不能确切地知道乔林遇难的真相，但乔林和袁小立杳无音讯，仿佛人间蒸发一般地消失了，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。

整整一个夏天过去了，在深秋的日子里重拾与乔林有关的一切，林布又再次体验了噩耗传来时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。每次乔林远行，她心头都笼罩着一种崇高的自然也是郁闷的生离死别的阴影，但她确实从没有想过会有一个悲惨的结局在等着她去面对。

如果那天不带乔林去合唱团？

如果那天刚好袁小立没去合唱团？

合唱团！合唱团！合唱团！

官位

当初追随尤欣组建合唱团，用合唱把一群让生活折磨得死去活来、声色渐衰的女人们汇集在一起，天天合唱、合唱……

由此诞生了另一种悲怆，这究竟是福还是祸？

秋天很快就要过去了，院子里的杜英已是满树红叶。秋风拂过树梢，窗外飘进来落叶，经霜的叶子有着一种诱人的鲜红，林布拾起一片红叶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她幻想着来年春天的情景，也许那时，乔林会突然归来。哪怕他携着袁小立，哪怕他和袁小立携着他们的儿女一起归来。如果是那样，她也会扑过去，拥抱着一定也是野人一般的乔林，哪怕是一次最后的拥抱。只要他活着就好。

她心里充满着一种悲怆的浪漫，去回忆一个已经消逝了的残酷。

好多年过去了，她已经不再经常去翻看乔林的遗物：那张有着袁小立处女血的床单和乔林去古格遗址前的日记。

院子里的杜英照例春天碧绿秋天嫣红，她也不再对着红叶伤心。她又回到乔林没有遇难之前的那种状态，天天平静地在忙碌中等待着乔林归来。她知道上帝留给自己的，本就是一份永远的无望的期待。因了这份期待，她更离不开合唱团。每当那首《基督在橄榄山》组曲的旋律响起，满头华发飘飏的伊达教授把指挥的目光投向自己时，林布在那持续的低音飞行中，依然会激动得浑身震颤，犹如再度了和乔林的初吻与初夜……

2001年春天刚刚在南方降临，北方依然白雪皑皑，一场百年不遇的白毛风袭击了蒙古高原，从内蒙到新疆雪灾不断，大批牛羊活活冻死，这是中国北方几十年间一个最严峻的冬天。

一辆三菱吉普，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，在呼啸的卷着雪粒的风雪中，跌跌撞撞的行驶着。强烈的车灯光照射在铺满白雪结着冰凌的沥青路面上，显得苍白无力。车前窗上的刮雨器不断的扫荡着飘飞的雪花，玻璃上映出司机高度紧张的脸。

吉普车驶进路边一家大车店的院子。这里离敦煌不远，一个孤零零的村落没有几户人家。四野一片漆黑，只有大车店里透出一点点亮光。车上下来了两个裹着大衣，缩着脑袋的人。他们猛烈的敲着店主的门。好久，屋里才传出来店主警惕的问话。

“哪里来的？”

“过路的，司机，开车呢。”

窗玻璃上有人影，随后，几间屋子的灯全亮了，屋檐下的灯也亮了。院子里便有了活气。

店主是个40开外的中年人，屋里有电灯，他还是提着一盏马灯。他热情的招呼来人往屋子中央的煤炉子那儿靠。他用通条捅了捅已经封上煤泥的炉火。不一会，火苗便呼呼的往上蹿。来人一高一矮，都很强壮。他们围着炉子烤火，嚷嚷着让店主快些弄饭来吃：

“小饭，煎血肠，羊头汤！”高个子吆喝着，他对此地的吃食很熟悉，“还有鸡肉卷垫子，有吗？”

矮个子说：“再来两瓶二锅头，黑牌的，别是假酒啊！”

店主一脸的殷勤：“有有，都有，都是现成的。”说着端出两只大酒杯。酒就在他怀里捂着呢。果然是黑牌二锅头。

这一高一矮两人，开着三菱吉普，夜行昼伏，一路上已经走了五天五夜。他们都是在晚上交警下班之后的午夜上路，凌晨找小村落里的大车店住宿。车速开到150公里以上。白天呼呼大睡，养精蓄锐。

店主搬过来一只小桌，把几样菜摆上，把羊头汤就温在煤炉上。这两个人便狼吞虎咽起来。屋子里弥漫着酒香和煤气混合的怪味。

“来一盅如何？”高个子边嚼着鸡肉卷垫子，咬一口大葱，边招呼店主喝酒。

店主很爽快，忙给自己倒了半碗，双手举着：“我敬两位一杯。”说着，仰起脖子一饮而尽。把两人弄得有些怔了，随后两人哈哈大笑。

酒过三巡，高个子突然想起什么：“老哥！有棚子吗？把车开到棚子里。安全些。”

店主有些为难，想了想，十分世故地说：“有个牲口棚，在后院，开到那吧！密实着呢！”

矮个子心照不宣：“就是朋友啦，敬你一杯。”

店主提着马灯，领着高个子把车往后院牲口棚里开，雪已经把半个车轮给埋了。矮个子又围着院子转了一圈，到处听听看看，这才回屋子里继续吃喝。

“从南方来？”店主抽着矮个子递过来的香烟，冷不丁一问，把矮个子一惊，刚到嘴边的酒杯停住了。他眼睛警惕地望着店主，令店主十分奇怪。

店主忙解嘲地说：“红双喜。”他指着香烟壳子，“南方的牌子，我们这里很少有人抽的。”

矮个子见状忙说：“从黑龙江来。”

趁店主进厨房的当儿，高个子对矮个子悄悄说：“这家伙事多，像个克格勃，别跟他扯。”

矮个子突然大声问：“有小姐泡吗？”

店主从厨房里走出来：“有的有的，可这天都要亮了。中午，中午行吗？老哥先养养身子，中午一准来……”

三天之后，店主从客人带来的当地小报上看到一则认尸启事。启事附着尸体的照片，看着有点儿眼熟，好像是开着三菱吉普的一高一矮两人。他心中明白，也不多嘴，只是神情黯淡地说：“咋就这么巧呢！”他搓着双手，两眼呆滞地望着夹着雪粒的白毛风。

那辆车里竟藏着那么多的钱财，怪不得要把车藏进牲口棚里。那棚子真有福气，曾经拥有那么多的财富。店主心里想得痒痒的，他有些悔，也有些怕。那可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杀人夜呀。

几乎是在同一个夜晚。这是在万里以外的南海海域，春天的夜风带着甜甜的咸味，在万山群岛的万顷微波间穿行。远远近近，星星点点的船灯，在平静的海面上，像鬼火，又像流星。这是一个没有理由发生任何海难，但又百分百可能发生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的夜晚。

从南美的巴拿马启航，经太平洋的火鲁奴奴群岛，关岛，再从马尼拉驶进中国南海，一个多月的航程行将结束，今天凌晨就可以驶入珠江口。

东江一号船长一戈，在午夜时分踏上甲板，他遥望着夜色中茫茫的大海，淡淡的月光下，海水似乎没有那么黑，反倒有一层毛茸茸的感觉，令人十分舒服的感觉。要回家了。他没有那种十分冲动的情绪。噢，对了，自从儿子一凡两年前登上这艘巨轮，到他面前报到时，那种回家前夜必然涌动着的心情似乎就悄然退去了，不知为什么，他没有往更深处去想。

儿子到这艘巨轮工作，不是他的期望。他本想儿子应有一个更严酷的环境，一个更严厉的，当然不是父亲般的严厉的船长去管教他，那样会更好些。他不希望自己惟一的儿子学航海。可是儿子喜欢，他也就不再反对，只是觉得这样对尤欣不公平。不应该让尤欣与自己长期的分离之后，又把儿子也带走天涯。

儿子到父亲船上工作，这是尤欣的意愿，是她背着一戈到海运学院争取的结果。她认为既然儿子选择了父亲的事业，那么作为母亲，她更希望儿子在父亲身边，那样会令她安心一些。一戈不这样看，航海是个高风险的工作，父子同在一条船上，风险太大了。这种隐忧他一直没有说给尤欣听。

他经过儿子舱门时，儿子正在看书。他本想叫他休息。他记得等会儿3时是儿子值班，整整一个白天一凡都没有休息，这不好。可是，他最终没有说。他轻手轻脚地走过去，他感觉到儿子的目光从台灯下往外一瞥。他快步登上顶楼。

万山群岛的大小岛屿，像一只只神秘莫测的巨兽，蜷伏在南海上。已经可见珠江口的点点船灯。珠江一号定于凌晨五时半在西海港拢岸。6时半就可以抵家。这次可以休息一个月。一戈想带上妻儿到国外去旅行。伊斯坦丁堡，还是新西兰，哪儿都一样，对一戈和一凡来说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尤欣，一个妻子和母亲。

消失已久的冲动，忽然间像少女的初潮一样汹涌而至。

突然，他感觉到船身猛烈地抖动了一下，他听到一系列强烈摩擦的声音，随之是一些东西滚落下来，如冰雹一般。他快速冲向驾驶室。

泰坦尼克，第一个冲进他脑海的就是这个死神一般的信息。驾驶室里一片狼籍，大副和副驾驶摔倒在地上，一脸的鲜血，血从口里扑扑地往外喷。

船还在往前冲。好像是从一座巨大的悬崖下面冲过去，眼前是一片漆黑，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在不应该发生的地方发生了最惨烈的事情。他抱起大副，跟着他在海上闯荡了三十多年的知青朋友龚。龚痛苦的脸抽搐着，有一种濒死的绝望。

他知道一切已经无可挽回了，他拿起通话器，呼唤全体船员马上到后甲板集合。他不知道儿子在哪里。天空上飞驰着求救的信号弹，求救电波也已发出。船员们大部分集中在甲板上。

巨轮以很快的速度下沉。一戈拿着话筒，向全体船员下达了准备弃船的命令。他要求船员务必在半小时内做好准备工作。他看了看表：“半小时足够了，大家准备吧！”他平静的口吻令在场的船员感到吃惊。

他沿着已经倾斜的甲板，艰难地走进船长室。在这个风平浪静的夜

官位

晚，发生触礁沉船的事情，这无论如何是不可思议的，也是不能饶恕的。他已经不去寻找原因了，他刚才已经与远洋集团总裁通了电话，他表示对此负责和遗憾，他无话可说。百多名船员一个小时后将获救。总裁在电话里发觉了他的情绪，还想再说什么，一戈果断地挂断电话。

半小时后，高悬在船舷上的救生艇被放了下来，船员有序的离船登艇。一凡到处寻找不到父亲，他是最后一个登上救生艇的。这时轮船已大半沉入海中，沉船的漩流冲击着救生艇。一凡远远地看到父亲，穿戴整齐地站在翘起的后甲板上。父亲目送着波涛汹涌中颠簸的救生艇上的船员，行了一个军礼。沉没了。

生命以这样的方式，模糊了万山群岛黎明之前的黑暗，那种铁一般被烧过的黑暗。



第一章

●

随船沉海·酒泉车祸案·交椅能坐多久·如鲠在喉·金蚂蚁·诱人的酒香·枝头都让外来鸟占了·谁不是踩着别人上去的?·炙手可热的位置·苏格兰牧场酒吧·很有味道的女人·救救雅兰·英雄难过美人关

2001年初春，南方最重要的城市广南市的《广南晚报》，分别在第一版和第12版登出了两条新闻，这两条互不相干的新闻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。《广南晚报》素以大胆和八卦闻名，每天关于中外古今的各种话题铺天盖地，否则如何能支撑起动辄几十版的版面需求？

第一版右下角有一篇不足千字的报道，说是日前在南海海域触礁沉没的“东江一号”万吨巨轮，船长一戈在全体船员安全获救之后，拒绝登上救生艇，在100多名船员的目睹之下，随万吨巨轮沉海，救生艇上哭声喊声一片。一戈24岁的儿子，三副一凡在救生艇上眼见父亲壮烈沉没，顿成白痴，后送广南市精神病院，至今未愈……文章客观报导了事件全过程，却未做任何评论，关于此事件再也没有任何后续报道。

12版还有一条与广南市有关的新闻，这则新闻只有400多字。报道说，近日，远在酒泉至新疆的高速公路上，一辆三菱吉普遭遇车祸，司机和随车人员当场死亡。吉普车车牌是远在黑龙江省某市登记的，后证实是假车牌。车上除了两个坚固的黑铁皮箱外，别无它物，铁皮箱里藏有上千

万元的巨款和大批金银首饰，价值在500万以上。车上惟一的文字资料是司机的身份证。经查，身份证也是假的，但号码是广南市签出的真实号码，拥有该号码的人与司机身份不符，该人已失踪10年。至此，该案便成无头公案。除了钞票和金银首饰是真的外，整个事件涉及的东西全是假的，可见运载这些钱财的主人之老谋深算，各种可能性都事先想到了。其防范与保密达到最简单同时又最保险的程度，车祸虽始料未及，但幕后人却能未雨绸缪。

这则新闻虽然耸人听闻，玄机四伏，但是，在遑遑几十版的《广南晚报》中，它还是被淹没得无影无踪。但公安部门投石问路的企图是显而易见的。

没有更多证据证明这个案子与广南市有更多联系，但由公安机关公布的这则新闻似乎隐隐约约地在透露一种什么信息。起码说明在公安部门看来，它绝对不是一次正常的运款行动，在金融流通如此便利先进的情况下，若非有什么隐情，一般人不会采取如此原始的方式运款。这显然与某个重大案件相关。所有读者都会有这种判断。

市长林九江在下班前读到这份晚报。

他倒是无意但很认真地读了关于沉船的报道，他觉得一戈这个名字有些熟。他似乎在某次会议上见过这个人。哦，对了！一戈也是政协委员。船务公司是中央直属单位，和市里没有太多的业务联系。那次新船下水，他作为本市财政局长应邀参加了下水仪式，在午宴上他见到新上任的船长一戈。那时他就觉得有些面熟，却始终想不起这之前曾经在哪儿见过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见到一戈的瞬间，心头会浮起一种警惕，这个人的长相太令人想起一些什么！是什么呢？在他印象中，一戈是一个仪表堂堂、很注意衣着修饰的男人，他不苟言笑，脸色严峻而且布满沟壑。林九江觉得这人过于威严，很难相处，于是，在酒宴上，他们虽然坐在一起，但始终没什么话说。

这已经是5年前的事了。林九江读着文章不禁有些伤感。何苦呢？他在心里说。他想起电影“泰坦尼克号”里也有同样的情节。他坚信一戈是受了电影的蛊惑。不过这个人终于消失了。林九江心头有一种轻松，这是毫无道理的，只能归诸于他不太喜欢这种从外到里都给人以震颤感的长相。

林九江原来是半躺半睡在大班椅上的，但他读到一戈的儿子一凡目睹父亲沉海的文字时，他不自觉地坐直了。

林九江按响了叫人铃，秘书李海悄无声息地隐身入屋，十分恭敬地等着上司发话。

林九江把报纸对李海晃了晃：“明天你到市安宁医院看望一个朋友，他叫一凡，给送点慰问金和礼物，代表我吧！”他把话说得很疲惫。

李海一边记录，一边走过来看那份报道。

“明白，我明天一早就去。哦，对了市长，大家都在议论酒泉车祸案呢！”

“什么车祸案！”林九江异常警惕。他努力睁大他那细如线缝的眼睛，直视着李海。

李海搬过《广南晚报》，迅速地翻到第12版，把那条很不显眼的小新闻指给他看。

林九江迅速地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浏览。

“一则小新闻而已，有什么好议论的！”林九江若无其事地把报纸一摊。报纸散落在地板上，李海忙弯下腰去捡。

林九江的额头冒出了冷汗，他下意识地抹了一下已然光秃月朗星稀的前额。李海直起身来，无意中见到林九江抹汗的神态，忙给他递过去纸巾。这个举动让林九江终生难忘：难道自己这么容易失态？不过是一宗车祸嘛！但他还是很想知道下属们在议论什么。

李海揣摸出林九江的意思，便轻描淡写地说：“还不是又幸灾乐祸，说不定又要揪出大贪官。真是无聊。”

“不能这么说，不过这车祸也离奇，一点线索都没留下，这是天意！”林九江脱口而出。李海倒没在意。林九江话一出口，却把自己吓个半死。

他的心绪很坏。本到下班时分，他不想离开这个办公室，让李海先出去，他想再呆一会。李海很小心地问：“林市长，今晚是金蚂蚁佟总请客，你答应的，你看，”他看了看表，“已经6点1刻了。”

“你先出去吧，一刻钟后我下楼就走！”他有些魂不守舍，一改平时的和颜悦色。他在公众场合的衣冠楚楚、温文尔雅是出了名的。所以那次在一戈面前，顿生自惭形秽之感，这也很令自己大惑不解。可能是一戈的船长礼服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权威，他只能这样自我安慰。

林九江踱到窗前。

市政府大楼是在原国民党市政厅的基础上改建的，自然，其富丽堂皇的程度已不是五六十年前的市政厅可比拟。他从来就反对把办公室装修得美轮美奂。但这是前任的事，他也乐得逍遥。在他任上，他从没给办公室装修拨过一分钱的款，他常常在各种场合，宣扬他的理论：8小时之外，办公室就是一座坟墓，没有必要给一座坟墓锦上添花。“帝皇思想！”他反复强调8小时的工作场所，能够工作就行。

窗外，南江蜿蜒地穿过这座城市，南江两岸高楼林立，广南在10年前撤县设市，与周围5县合并成为一个地级市。林九江在4年前从地区财政局长的位置上当选为市长，今年是本届市长最后一年。

林九江下意识地回望那张还在轻轻摇晃的大班椅，他在这张椅上已经坐了4年，自己还能在这把交椅上坐多久呢？他心中没有太大的把握。政坛太复杂了，稍不留意，真个身败名裂，从来都是以成败论英雄的。他心中陡然升起一丝恐惧。

报纸上轻描淡写的车祸报导，他完全能够在脑海中组合成一幅血淋淋的图画。很庆幸的是，两个人都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他想不出公安机关以这样的方式来报导此事，意欲何为？而且目标迫近广南市，是否有什么蛛丝马迹？

他迅速地走到办公桌前，拨了一个电话。他在等待回音的瞬间，还在犹豫该不该打这个电话。几乎是在接通的同时，他听到话筒传来轻柔的女声。他马上挂断。

他听见自己怦怦的心跳。

李海蹑手蹑脚地隐身而入，征询地望着林九江。

林九江挥了挥了手，非常轻松气贯长虹地说：“走吧！”

他坐在车上，对李海说：“给老江打个电话，请他一起来喝酒。”老江是公安局长，姓老名江。李海打通了老江的手机，把手机递给林九江。

“小老弟，在哪里忙呢？”林九江亲近的语气令老江受宠若惊。

老江说正在执勤，江北那边发生一个案子，一个三陪女被杀，陈尸出租屋，三天三夜无人知晓……

“这种事还得局长大人亲赴现场么？忙完了过来，等你呵！一个小时？可以，没问题，就一个小时，7点半吧！当然，工作第一嘛！节目，什么

